

艺术論

列夫·托尔斯泰著

豐 陈 宝 譯



艺术論

列夫·托尔斯泰著

豐陳寶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27078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739 字數 150,000 開本 850×1163 耗 1/32 印張 16 11/16 插頁 2

195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2000 冊

定價 (7) 0.70 元

隨便拿起一份現代的報紙，都可以找到戲劇和音樂的專欄；幾乎在每期報紙上都可以找到描寫某一個展覽會或某一幅圖畫的文章，都可以找到關於新出版的藝術內容的書籍、詩、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評介。

報紙詳細而且及時地敘述了某一位女演員或男演員在某一出話劇、喜劇或歌劇里怎樣扮演了某一個角色，表演方面有哪些優點，這一出新的話劇、喜劇或歌劇的內容是什麼，以及它的優缺點何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同樣詳細和同樣關心的記載，其中敘述某一位藝術家怎樣演唱了某一首歌曲，或是怎樣在鋼琴或小提琴上演奏了某一首樂曲，這首樂曲和這位藝術家的演奏的優缺點何在。在每一個大城市里，即使沒有幾個，也總有一個美術新作品展覽會，展覽會上的圖畫的優缺點都有批評家和鑑賞家作出非常深刻的分析。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小說和詩歌出現——有作為單行本出版，也有發表在雜誌上；報紙應盡的義務是詳盡地向讀者介紹這些藝術作品。

為了扶助藝術，俄國政府撥給各專科學校、音樂學院和劇院幾百萬盧布的補助金，但在俄國，人民教育方面的支出只相當於要使每一個人都受到教育所需的總數的百分之一。在法國，藝術

DM 45/28

方面的支出規定為兩千萬法郎，在德國和英國也有同樣的支出。在每一個大城市里都建築了博物館、專科學校、音樂學院、戲劇學校、劇院和音樂廳等偉大的建築物。成千上萬的工人——木匠、石匠、油漆匠、細木匠、裱糊匠、裁縫、理髮師、首飾匠、銅匠、排字工人——都為了滿足藝術的要求而終生辛苦地勞動着；幾乎沒有其他任何一項人類的活動（軍事活動除外）消耗了人們這樣多的力量。

這項活動不但化費了那么多的勞動力，而且為了這一項活動，正像為了戰爭一樣，多少人獻出了自己的一生：成千上萬的人從小就獻身於各自的事業，終生苦修苦練，其中有些人是為了要學會很快地轉動雙腳（舞蹈家），還有一些人是為了要學會很快地按琴鍵或琴絃（音樂家），還有一些人則是為了要學會用色彩繪畫，畫出他們所看到的一切（畫家），再有一些人則是為了要用各種方式組織句子，並使每個字合於韻律。這些人——他們往往很善良、很聰明，他們能夠從事各種有益的勞動——在這些特殊的、使人迷醉的職業中跟一般人疏遠起來，他們對生活中一切嚴肅的現象變得不敏感了，他們變成了只會轉動雙腳、轉動舌頭或運轉手指的片面而自滿的專家。

但是這還不算什麼。記得有一次我去參觀排演一部最普通的新歌劇^①，這是歐、美各國劇院中都在上演的一部歌劇。

當我到達時，第一幕已經開始排演。要走進場子里去，我必須從舞台的側面經過。有人領我走過了這座大房子的黑暗的地下走廊，從改換佈景和燈光用的龐大機器旁經過，我在黑暗和灰

① 托爾斯泰於1897年4月19日去參觀魯賓什坦的歌劇《菲拉莫爾斯》的排演，這部歌劇是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學生在院長薩封諾夫的領導之下進行排練的。——俄文本編者注。

廳中看到幾個人正在忙於工作。其中一個人穿著骯髒的工作服，他的臉又蒼白又消瘦，雙手骯髒而粗糙，手指都伸開著；他顯得很疲勞，而且現出憤憤不平的樣子；他從我身旁走過，嘴里喃喃地在責備另一個人。我爬上黑暗的階梯，來到了後台。在翻倒的佈景、幕布和一些竿子、圓環之間，有几十个（如果不是几百个）化了粧並打扮好的男人和女人在那里站着，或是在走動；男人穿著緊緊裹住大腿和小腿肚的服裝，女人則像通常那樣，尽可能地赤裸著身體。他們是等候上場的歌唱家、獨唱家和芭蕾舞家。我的引路人帶我走過舞台和一條由木板做成的橫跨樂池的橋，在這黑暗的池座里坐着一百个左右的各种各樣的樂師。在兩只照明燈之間的一把安樂椅上，高高的坐著音樂部的指揮，他面前放著一個譜架，手里拿著指揮棒，正在指揮樂隊和歌唱家們，並指揮整個歌劇的演出。

當我來到那里時，表演已經開始，在舞台上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的迎親行列。除了打扮好的男人和女人，舞台上還有兩個穿背心的人在跑來跑去，忙个不停：其中一個人是戲劇部的舞台監督，另一個人是舞蹈教師，他穿著軟底鞋跑來跑去，步伐特別輕快；他每月的薪俸比十个工人一年所得還多。

這三位指導者在那里安排歌唱、樂隊和行列。像通常所見那樣，行列是由一對對肩上手握著塗錫的巨戟的人組成的。大家從一個地方走出來，繞了兩個圓圈，然後停下來。行列很久總是排練不好：有時候那些帶戟的印第安人出來得太晚了，有時候出來得太早了，有時候出來得正合時候，但下場的時候又擠得太緊，有時候並不擠得太緊，但不是好好地沿著舞台的側面走去，——每次都得讓一切停下來從頭開始。行列出現之前有一段宣叙調，由一個化裝為土耳其人的演員演唱，他古怪地張大了嘴巴，唱著：

“我伴送着新——娘。”他一边唱，一边从斗篷里伸出手來（当然是赤裸的手）揮动着。行列出場了，但忽然法國号在宣叙調的伴奏里出了一点毛病，指揮顫抖一下，仿佛發生了什么災禍似的，他拿指揮棒敲着譜架。一切都停下來，指揮轉向乐隊，朝着吹法國号的人猛扑过去，用馬車夫互相叱罵時用的那种最粗野的話罵他，說他不該吹錯了音。於是又都从头开始。帶載的印第安人又走出來，他們穿着古怪的鞋子輕輕地走着，歌唱者又唱起“我伴送着新——娘”。但是这一次一对对的人靠得太近了。指揮棒又敲起來，指揮又罵起來，於是再从头开始。又是“我伴送着新——娘”，又是从斗篷下面伸出赤裸的手作同样的手势，於是一对对印第安人又輕輕地踏着步，肩上背着巨戟，其中有些人臉上帶着嚴肅和憂郁的神情，有些人交頭接耳並微笑着，大家又排成圓圈，开始唱起歌來。一切仿佛都很順利，但是指揮棒又敲起來，指揮用痛苦和憤恨的聲音开始叱罵男女合唱隊員：原來他們在唱歌的時候很少舉起手來表示歡欣鼓舞。“怎么啦，你們都死了嗎？蠢牛！你們這些死人為什麼都不動呀？”又只好从头排演起，又是“我伴送着新——娘”，那些女合唱隊員帶著憂郁的神情又唱了起來，有時這個人、有時那個人舉起手來。可是有兩個女合唱隊員互相說了几句話——指揮棒又狠狠地敲了一下。“什麼？你們是到這里來聊天的嗎？難道不能在家里談話嗎？你們那邊幾個穿紅褲子的，走近一些。看着我！从头來！”又是“我伴送着新——娘”。這樣繼續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這樣的一次排演总共延續了六個鐘頭之久。敲着指揮棒，反復重演，安排位置，糾正歌唱者、乐隊、行列和舞蹈者的錯誤——這一切都夾有惡毒的叱罵。“笨驢、傻瓜、白痴、蠢豬”這一類罵乐師和歌唱者的話，我在一個鐘頭之內聽到約有四十次之多。這

些不幸的、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摧殘的挨罵的人——長笛吹奏者、法國号吹奏者、歌唱者——都默不作声，按照命令反复地表演着：“我伴送着新——娘”这同一句歌詞反复地唱了二十遍，穿着黃鞋、顶着亘戟走路的动作也做了二十遍。指揮知道，这些人已經受尽摧殘，他們除了吹喇叭和穿着黃鞋、顶着亘戟走路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用处了，而且他們已經过慣了舒適的奢華生活，为了不失掉这种舒適的生活，他們願意忍受一切，——所以指揮就毫無顧忌地恣意粗暴，更何況他在巴黎和維也納看到过这种排演的情况，他知道，优秀的指揮是这样做的，这是偉大藝術家們在音乐方面的傳統作風，他們是那样地醉心於自己的偉大的藝術事業，以致於沒有時間去分析其他藝術家的情感了。

我們很难找到比这更难堪的情景。我曾看見过，在卸貨的時候，一个工人罵另一个工人，因为他沒有接住堆到他身上的重負；我也看見过，在收拾干草时村長罵雇工，因为雇工沒有把干草堆好，被罵的雇工十分順从，一声不响。我們看到这种情形时，心里一定也是不愉快的，但是，當我們意識到这樁事情既是必要而又重要，而且挨罵的雇工所犯的錯誤可能使这樁必要的事情遭受損害，無論怎样的不愉快心情也会減輕。

可是这里所做的是一樁什么事情呢？这是为了什么？是为誰而做的？很可能，指揮自己也很疲勞，像那个工人一样；甚至也看得出來，他的确很疲勞，可是，是誰叫他受折磨的呢？他是为了什麼而受折磨的呢？他們在排演的那出歌剧对那些看慣了的人說來是再普通不过的歌剧之一，但也是所能想像出來的最荒謬怪誕的歌剧之一：一个印第安國王想娶親，人家为他帶來了一位新娘，他改扮成一位歌唱家，新娘愛上了这位假扮的歌唱家，

因而陷於悲觀失望，可是後來她發覺這位歌唱家原來就是國王，於是皆大歡喜。

這樣的印第安人從來不曾有過，也不可能有，他們不但不像印第安人，而且他們所表演的除了像其他歌劇之外不像世界上任何東西，這是無可置疑的；一般人並不這樣用宣叙調的方式講話，也不相隔一定的距離站着，揮動着手用四重唱的方式表達感情，除了在劇院以外，任何地方都沒有有人這樣握着塗錫的巨戟、穿着便鞋成對地走路，從來也沒有有人這樣生氣、這樣感傷、這樣笑和這樣哭，所有這些表演不可能感動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這是無可置疑的。

我心里不由得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是為誰而做的呢？誰會喜歡它呢？如果在這部歌劇里偶爾也有一些好听的旋律，那末只要把這些旋律唱一遍就行了，何必要那些毫無意義的服裝、行列、宣叙調和揮手呢？在舞劇里則有半裸的女人做着淫蕩的動作，她們用自己的身體編成各種肉感的花圈，這真是淫猥的表演。實在不了解，這是打算演給什麼人看。受過教育的人討厭這種表演，覺得它是難以忍受的；真正的工人完全不了解它。只有那些年輕的奴僕和那些已經染上紳士的習氣而對紳士的娛樂還沒有感到壓迫的腐化的工匠；為了證明自己有文化，才可能喜歡（即使這些人也未必一定喜歡）這種表演。

所有這些可厭的蠢事不但不是以仁慈的愉快的感情或純朴的感情進行的，而是以狠毒和野獸般殘酷的感情完成的。

據說，這樣做是為了藝術，而藝術是非常重要的事業。可是，這果真藝術嗎？藝術果真重要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可以為它忍受那麼大的犧牲嗎？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為使千百萬人為其犧牲勞動、生命、特別是與人之間的友愛的藝

術：——正是這種藝術在人們的意識中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明朗了。

在以前，藝術愛好者常常在評論中為自己的藝術見解找到支持，可是近來的評論已經變得那樣的矛盾和不統一，如果我們把各派批評家自己認為不配稱為藝術的一切東西從藝術領域中排除的話，那末在藝術中所剩下來的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了。

像各派的神學者一樣，各派的藝術家也互相排擠，互相詆毀。請听听現在各派藝術家的評論，就會知道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藝術家在排斥另一些藝術家：在詩方面——旧浪漫派詩人在排斥帕那薩斯派詩人和頹廢派詩人；帕那薩斯派詩人在排斥浪漫派詩人和頹廢派詩人；頹廢派詩人在排斥所有的前輩和象征派詩人；象征派詩人在排斥所有的前輩和瑪格派詩人；而瑪格派詩人在排斥所有的前輩；在小說方面——自然主義者、心理學派和自然崇拜者都在互相排斥。在戲劇、繪畫和音樂等方面也有同樣的情況。由此可見，藝術——耗費人民很多勞動力、耗費人的生命並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友愛的藝術，不但不是一件非常明確的東西，而且藝術愛好者對它的理解是那樣地矛盾和不統一，以致令人很難斷定：一般說來藝術究竟是什麼？特別是好的、有益的、可以為之忍受犧牲的藝術又是指什麼呢？

2

無論是舞劇、馬戲、歌劇、小歌劇、展覽會、圖畫、音樂會或書籍的刊印，都需要成千上万人的緊張勞動來完成，這些人都必須經常做着那非做不可的折磨人、屈辱人的工作。

如果藝術家們真的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倒也很好；可是實際上他們需要工人的幫助，他們不但靠工人的幫助來生產他們的藝術品，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還靠工人維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他們用各種方式獲得別人的幫助，有時從富人手里取得酬金，有時從政府那里領得補助金（例如在我國有幾百萬盧布的補助金撥給各劇院、音樂學院和專科學校）。然而這些錢都是從人民那里收括來的，人民為了付稅往往不得不賣掉自己的母牛，而他們卻從來沒有享受過藝術所給人的那種美的樂趣。

希臘或羅馬的藝術家，或者甚至本世紀上半葉（那時候還有奴隸，而且大家都認為奴隸是應該存在的）的俄國藝術家，很可以心安理得地迫使人家為他和他的藝術服務；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一般人都有了即使很模糊的全人類平等的意識，那末在沒有解決“藝術果真是那種能夠贖補這種暴力的崇高而重要的事業嗎”這一問題之前，就不可以強迫人們為藝術而勞動。

如果不先解決這個問題，那末很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為了藝術，人們花費了極大的勞力、犧牲了生命、喪盡了道義，而這藝術卻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事業；這種情況想起來豈不可怕？

因此，對藝術作品在其中產生並得到支持的社會來說，應當作出這樣的判斷：是不是所有被認為藝術的東西都是真正的藝術？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上認為是藝術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末這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值得我們為它而犧牲那麼多東西？每一位正直的藝術家更加必須把這些問題認識清楚，這樣他才能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義的，而不是他周圍的一小撮人所迷戀的事——他生活在這些人中間，並在自己心里引起一種錯誤的信心，以為自己在做著美好的事情，以

为他会用自己所創造的作品來报償他为了維持自己往往是很奢侈的生活而从他人手里取來的一切。因此，回答这些問題是当前特別重要的事。

那末，这种一般認為对人类說來是那样重要、那样必要的藝術究竟是什么呢？这种重要到这样地步，以致不妨为它牺牲劳动、生命和財產的藝術究竟是什么呢？

藝術是什么？要問什么是藝術？藝術——那就是建筑、彫刻、繪画、音乐和各种形式的詩文。——普通的人、藝術爱好者、或者甚至藝術家自己会这样回答這個問題，他以为自己所講的十分清楚，而且以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理解的。你再問他：但是在建筑中往往会有平凡粗陋的、不成其为藝術品的建筑物，也有徒負藝術品之名，实际上却是丑陋、畸形，因而不能算作藝術品的建筑物；那末藝術品的標誌究竟是什么呢？

在彫刻、音乐、詩歌等方面也是如此。各种形式的藝術一方面受到实际应用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不成功的藝術企圖的限制。怎样才能使藝術解脫這兩方面的束縛呢？我們这些人之間的普通的受过教育的人，或者甚至沒有專門学过美学的藝術家，都不会被這個問題所困惑。他觉得，這個問題早就已經得到解答，而且已經是人人通曉的。

“藝術是一种表現‘美’的活動。”这种普通的人会这样回答。

那末，您再問他：“如果这就是藝術，那末舞剧和小歌剧也是藝術嗎？”

“是的，”普通的人將回答說，即使有几分疑惑。“好的舞剧和优美的小歌剧只要表現着‘美’，它們也都是藝術。”

暫且不再往下这样追問普通的人：好的舞剧和优美的小歌

剧与那些不好的、不优美的之間的差別何在——这对他說來是很难回答的問題；您問这个普通的人：在舞剧和小歌剧中替女人打扮身姿和修飾容顏的服裝管理人和理髮师、伏尔特裁縫、香料商、厨子——这些人所做的事可以算是藝術嗎？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一定会反对把裁縫、理髮师、服裝管理人和厨子的活动归入藝術范围。但是这个普通的人在这点上之所以会弄錯，正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專家，沒有研究过美学問題。如果他研究过这些問題，那末他就会知道名人勒農在他的著作《Marc Aurèle》^①中曾經講过，裁縫的技藝也是藝術，那些認為妇女的服飾上並無高超藝術可言的人都是見識淺薄和愚鈍的。“C'est le grand art,”^② 勒農这样說。此外，这个普通的人还会知道：在很多美学体系中，例如在博学的克拉利克教授所著的《Weltschönheit,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Aesthetik》^③中以及翟渥所著的《Les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④中，都認為服裝管理人的工作和味覺、觸覺方面的技藝也是藝術。

“Es folgt nun ein Fünfblatt von Künsten, die der subjectiven Sinnlichkeit entkeimen (有五种藝術，它們是从主觀的感覺中產生的),” 克拉利克說 (第175頁)。“Sie sind die ästhetische Behandlung der fünf Sinne (它們是五官的感受的美学的处理)。”

这五种藝術就是：

-
- ① 法文：《馬克·奧列爾》。
 - ② 法文：“这是一种偉大的藝術”。
 - ③ 德文：《世界的美，普遍的審美經驗》。
 - ④ 法文：《美学問題》。

Die Kunst des Geschmacksinns——味覺的藝術（第175頁）。

Die Kunst des Geruchsinns——嗅覺的藝術（第177頁）。

Die Kunst des Tastsinns——觸覺的藝術（第180頁）。

Die Kunst des Gehörsinns——聽覺的藝術（第182頁）。

Die Kunst des Gesichtsinns——視覺的藝術（第184頁）。

關於第一種藝術——味覺的藝術，克拉利克這樣說：

“Man hält zwar gewöhnlich nur zwei oder höchstens drei Sinne für würdig, den Stoff künstlerischer Behandlung abzugeben, aber ich glaube nur mit bedingtem Recht. Ich will kein allzu grosses Gewicht darauf legen, dass der gemeine Sprachgebrauch manch andere Künste, wie zum Beispiel die Kochkunst, kennt.”^①

他還說：

“Und es ist doch gewiss eine ästhetische Leistung, wenn es der Kochkunst gelingt aus einem thierischen Kadaver einen Gegenstand des Geschmacks in jedem Sinne zu machen. Der Grundsatz der Kunst des Geschmacksinns (die weiter ist als die sogenannte Kochkunst) ist also dieser: Es soll alles Geniessbare als Sinnbild einer Idee behandelt werden und in jedesmaligem Einklang zur auszudrückenden Idee.”^②

① 德文：“一般認為，值得加以美學的处理的只有兩種或至多三種感官所感受的東西；可是我覺得這未必對。我不能不強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知道有另外的藝術，例如烹飪的藝術。”

② 德文：“但是，如果烹飪的藝術能用動物的屍體做出非常美味的食品，那末，無疑的，這是美學上的一點成就。因此，味覺的藝術（它表現於所謂烹飪藝術）的基本原則是：一切可吃的東西的調制應該是某一觀念的體現，而且每一件可吃的東西應該與所表達的那個觀念相適應。”

像勒農一樣，克拉利克也承認服裝的藝術以及其他各種藝術。

某些現代作家所極為推崇的法國作家羅渥也持有同樣的意見。在他所著的《Les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美學問題》）中，他認真地講過：觸覺、味覺和嗅覺給人或者能給人以美的印象：

“Si la couleur manque au toucher, il nous fournit en revanche une notion, que l'oeil seul ne peut nous donner et qui a une valeur esthétique considérable: celle du doux, du soyeux, du poli. Ce qui caractérise la beauté du velours, c'est la douceur au toucher non moins que son brillant. Dans l'idée que nous nous faisons de la beauté d'une femme, la velouté de sa peau entre comme élément essentiel.

“Chacun de nous probablement avec un peu d'attention se rappellera des jouissances du goût, qui ont été de véritables jouissances esthétiques.”^①

接着他敘述了他在山間所喝的一杯牛奶曾給他美學的享受。

這樣看來，作為美的表現的“藝術”這一概念決不是像表面看來那麼簡單，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代，因為現代的那些新派美

① 法文：“觸覺的藝術雖然不能辨別物體的顏色，卻能給人以單憑眼睛所無法感到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是具有很大的美學意義的，換言之，觸覺的藝術能給人以柔軟和光滑的感覺。天鵝絨的美質在於它的‘光亮’，同樣也在於觸及它時所感覺到的‘柔軟’。當我們設想女人的美時，我們所想到的主要一點是她的皮膚的滑潤。

“只要稍稍回想一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想起自己所經歷過的真正屬於美的享受的味覺上的樂趣。”

學家把我們的觸覺、味覺和嗅覺也都包括在這美的概念之中。

但是這個普通的人並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這些，他深信：只要承認美是藝術的內容，那末一切藝術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在這個普通的人看來，“藝術是美的表現”這種說法十分清楚易解；在他看來，所有的藝術問題都可以用“美”來解釋。

可是，他認為構成藝術內容的這種“美”究竟是什麼？它的定義是什麼？它是什麼東西？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個詞兒所表達的概念越是模糊不清；人們用這個詞兒就越大胆、越有自信，仿佛這個詞兒的意義是那麼簡單明了，已經不值得再去探討似的。迷信的、宗教的問題往往是这样處理的，現在人們也用這種方式來對待“美的概念”。“美”這個詞兒的意義想來當然已經是大家知道和了解的。但事實上這個問題不但沒有明白，而且，雖然一百五十年來——自從1750年包姆加登為美學奠定基礎以來——多少博學的思想家寫了堆積如山的討論美學的書，“美是什麼”這一問題却至今還完全沒有解決，而且在每一部新的美學著作中都有一種新的說法。我讀過的關於美學的新著作中有一本相當不錯的小冊子——朱理亞·米札爾特的《Rätsel des Schönen》（《美之謎》）。這本書的名稱確切地說明了“美是什麼”這一問題的情況。“美”這個詞兒的意義在一百五十年間經過成千的學者討論，竟仍然是一個謎。德國人按自己的方式來解答這個謎，雖然他們相互之間又是千變萬化，各不相同；生理美學家，主要是英國的斯賓塞和格朗特·阿倫一派，也各有各的說法；法國的折衷主義者及其繼承者瞿涅和泰納也各有各的說法，而所有這些人都知道前輩包姆加登、康德、謝林、席勒、費希特、溫克爾曼、萊辛、黑格爾、叔本華、哈特曼、沙斯勒、庫贊、萊末克等人的見解。

“美”这一概念對於那些只講而不想的人說來是那么明了易解，然而要為它下定义，一百五十年來各民族的各种派別的哲学家都無法取得一致的意見；“美”这个奇怪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作为藝術的主要理論基礎的“美”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在俄文中，我們体会到“美”这个詞兒的意思只是指所有使眼睛感到快適的东西。虽然近來也有人說“不美的行为”、“美的音乐”，但这些都不是道地的俄文說法。

如果你对俄國民間的不懂外國語的人說：一个人把自己僅有的一件衣服或者这一类的东西給了別人，这个人干了一件很“美”的事，或者說，一个人欺騙了別人，他做了很“不美”的事，或者說，这首歌很“美”，那末，这个俄國人会听不懂你的話。按照俄文來說，行为可以是善良的、好的，或者不善良的、不好的；音乐可以是悅耳的、好听的，或者不悅耳的、不好听的，可是音乐不可能是“美的”或者“丑的”。

我們可以說：一个人、一匹馬、一所房子、一种景色、一个动作是很美的，但是講到行为、思想、性質、音乐，如果它們使我們感到滿意，那我們就說：它們是很好的；如果它們使我們感到不滿意，那我們就說：它們是不好的。“美”这个詞兒只能用來形容使眼睛感到快適的东西。由此可見，“好”这个詞兒和这个概念包括了“美”的概念，而反過來却不然：“美”的概念並不包括“好”的概念。如果我們講到一件外表很有价值的东西，我們說它是“好的”，那末我們同时也有这样的意思：这件东西是美的；但如果我們說它是“美的”，那末这並不表示說，这件东西是好的。

以上是“好”和“美”这两个詞兒和这两个概念在俄文中——因而也是在俄國人民的理解中——的意义。